

月光照亮回家的路

■ 李晓

自从母亲来城里后,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但一碰到老乡,就如遇见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到最后常常忘了回家的路。

我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一轮一年之中最明亮的圆月,照亮着回家的路。

这一轮明月,它是属于大地之上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给心中的月亮命名。

“不晓得今年八月十五晚上有月亮吗?”中秋节之前,母亲就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在母亲心里,如果城里的中秋夜没有乡下山冈上空那一轮满月吐辉,就不是真正的中秋节。

还记得那年秋天,刚进城半年多的母亲等待着中秋节的到来。天公作美,中秋晚上8点多,一轮明月高悬天空,月华似水,父亲把月饼、糖果摆到阳台的小桌上,准备一家人团团圆圆,过母亲来城里的第一个中秋节。

“妈,妈!”我朝屋里喊着,却没见母亲回应。父亲正捂着胸口咳嗽,他喘着气说,你妈晚饭后就出了门,说要去买蜡烛。买蜡烛干啥啊?我嘀咕着。过了半个多小时,母亲还没回来,妻子有点着急了,吩咐我:“快出去找找啊。”

母亲还远没到老年痴呆的年龄,我心里不急。没进城时,有天夜里,母亲去山梁上的西瓜地里溜达,瞅见一只野兔蹿过,顺手操起一根木棍,撒腿狂追,竟把野兔给追上了。母亲来到城里,骄傲地把野兔交给我:“拿去,做你喜欢吃的红烧兔肉!”

那年,我住的小城还不小,躺在户籍上的人口也就六七万人,小城最高的楼,是刘胖子家住的8层楼。小城里还有青苔覆盖的石板路,黎明时分听得见郊外的鸡鸣,我喜欢绕着城郊散一会儿步,去看草叶上的露水或霜。这么小巧玲珑的一个城,母亲应该不会迷路吧?母亲的视力也一直很好。

母亲是不是在路上碰见了来城里的老乡,拉着手就开始唠唠叨叨停不下来?自从母亲来城里后,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但一碰到老乡,就如遇见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到最后常常忘了回家的路。有时她在广场上看到那些成双成对跳健身舞的老人,就要停下来偷偷望上几眼,可眼睛却望花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记得有一天我陪母亲去广场上,老人们跳舞,我对她轻声说:“妈,您也去学一学,多锻炼身体,这样对身体好。”母亲摇摇头又摆摆手,去不得去不得,你爸啊,是个小心眼儿,再说,我要是锻炼身体,还不如去公园拔草呢。不久,母亲就扛着乡下带来的小锄头,去公园义务锄草了。公园管理处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是不是还得给你妈点工资啊?”我连忙说:“我妈闲不住,她在乡下种庄稼习惯了,你就当她是在地里锄草吧。”母亲锄草归来,饭量比平时大了,睡觉也有了呼噜声。

我沿着小城的几条马路寻找,也没找到母亲,急得头上出了汗,心也狂跳起来。焦急之中,我差点要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了。

我又找到刚搬来城里的一个老乡住的院子。在树荫下,我终于看见了母亲,她正在树下走来走去。我冲上去,叫出声:“妈,您在这里干啥呀?我们在家里都等您好久了。”母亲一把抱住了我,像一个走丢后委屈的孩子,瘪着嘴,要哭了的样子。

我安慰母亲:“妈,从这里下了马路,前面拐个弯儿,不就是我们家吗?”母亲擦着眼睛,嗫嚅着:“是……是呀,今儿个中秋,我就想去从咱村来城里的蒋老大家看看。过节了,你那些邻居们都关着门不往来,还是老乡们说说话好。可我找了好半天,找不到蒋老大住的房子了,明明楼下有一棵树嘛……”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拍打着脑袋说:“真老了,我来城里以后,人也老得快了。”母亲掏出蜡烛递给我说,你拿着,城里那么多人用电,遇到停电,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我牵着母亲的手,在月光下慢慢回了家。刚进家门,父亲就冲上前来,一把搂住我妈叫出了声:“你这是去哪儿了啊?”

那个中秋节,我们一家人坐在月光下的阳台上,吃着月饼,聊着家常。月到中天时,我们才在月光沐浴的小楼里睡去。



恋荷

张成林 摄

中秋之夜

(外一首)

■ 朱可嘉

盈盈秋水 绰约多姿
一袭素色长裙
满身浓郁的桂花香
中秋之夜的嫦娥
分外柔媚 靓丽
吸引万家灯火举头仰望

途经美丽的海棠香国
嫦娥不由得放缓了脚步
莫非要与大佛共话前世今生
还是迷恋夜幕下的水墨三江

嫦娥嫣然一笑 无语道别
今夜有约 她将去八方探访
倾听草原牧民欢快的马头琴声
拜读海南儿女开拓创新的华章

星空中 遇见昼夜潇洒的云朵
嫦娥不禁吐露心中的愁怅
俯瞰流光溢彩的神州大地
山河锦绣 无处不是苏杭
文人墨客咏叹我高光无际
谁知一只孤雁天庭冷
委实是高处不胜寒
几多梦境 重返人间
安居乐业 分享布衣的幸福时光

想象父亲

黎明前那个无月的中秋
身怀有我的母亲呼天唤地
垂泪的白烛浸透桂花月饼

父亲于我是一纸素笺
只能凭借想象描绘他的模样
穿西装系领带 还是着长衫戴礼帽
是说嘉定方言
还是讲江南软语

父亲是名门望族的子弟
逃婚娶了小户人家布衣之女
叛逆者冲破旧礼教的樊篱
死水沧澜的小城多了一位教书先生
三尺讲台上他挥舞新词
板书时偏爱红色粉笔

父亲的生死之谜毫无草蛇灰线
有被害的传说
有只身去了他乡的版本

母亲和我宁愿相信后者
耄耋老人也许正独居山林
笔走龙蛇 抒写绵绵乡愁

明月清辉 又是一年中秋
阡陌红尘流动着无数亲人的身影
活在素笺上的父亲不变模样
进驻我心灵永远不会苍凉

秋天

■ 许兵

落叶以孤独的姿态
漂泊在流水里
游鱼张着嘴,昵语
蟋蟀跳跃到船上,谈论起某个小男孩

从故乡的山溪水到
灯红酒绿的大江大河
这片落叶的秋天
月不再圆,饼缺只角
再也回不去的是记忆

正如秋天的风
把虚掩的那扇窗敲得响,敲得响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新资讯

溶溶月色中秋时

■ 李仙云

那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中秋夜,母亲为了岔开我的注意力,拉开窗帘对我说:“你看中秋的月儿多圆啊,我娃经过这个大难,病也就过去了,以后就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到中秋月圆之夜,听到王菲那空灵又极具穿透感的嗓音,把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唱得苍凉幽邈,那天籁之音,总让我眼眸有湿润的潮汐在涌动。

我读高一那年,突因一场灾难造成脊髓损伤,那个中秋之夜,我躺在截瘫康复医院的病床上,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脊椎骨手术,麻药开始散去,刻骨铭心的疼痛让我脸色煞白。实在无法忍受时,就咬着衣袖暗自流泪,为自己痛得撕心裂肺的伤口,也为自己看不到希望的未来。母亲坐在病床边,疼惜地轻抚着我的发丝,父亲在一旁喃喃自语:“可怜了我的仙娃!”

那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中秋夜,母亲为了岔开我的注意力,拉

开窗帘对我说:“你看中秋的月儿多圆啊,我娃经过这个大难,病也就过去了,以后就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疼痛已吞噬了我所有的兴致,望着清冷的月色,我悲从心头起,侧过脸悄然涕下。

突然,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梅子和凡凡竟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我诧异的脸上打满问号。原来她们听闻我的不幸,多方打听才找到这家医院,而恰好在中秋月圆之夜,学校放假就赶来看我。

那晚,她们轻轻地和我聊着离别后的思念,看到我虽虚软嘴角却挂着微笑,父亲激动地拿出月饼和水果,直说她们来得及时,给了我中秋节一个大大的惊喜。陕北那个地处秦直道的农场,我们曾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同窗生涯,那里就像我心中的“香格里拉”,是我夜夜魂梦飞度的地方。我思绪跟随她们,仿佛又回到当

年的子弟学校、家属院、厂部……我津津有味地听她们叙聊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讲到动情逗趣处,我满心喜悦,连伤口的疼痛都跑到爪哇国了。她们随即深情地说:“你好好静养,等你身体好了,我们一起回农场,上山去采蛇莓子和野樱桃……”

聊得正欢时,夜间值班的医生进来查房,医生用听诊器检查一番后,随即惊讶地问父亲:“你女儿伤口不疼吗?今天和她一起做手术的13床,一个大小伙子,疼得让护士打了好几次止痛针,你女儿太坚强了,今天手术室的医生都夸她。小丫头,你将来做什么事,相信一定能做出名堂呢,意志力的力量!”

我声若游丝地说:“本来很疼,我同学来了,就感觉不到疼痛了。”医生诙谐道:“那你这种精神止痛法,我要向全院推广哦!”

那晚,我痛得彻夜难眠,母亲

也毫无睡意。望着那孤冷清幽的月色,母亲告诉我,我白天被推进手术室,父亲就把她支开了。护士告诉她,当父亲听到我在手术室歇斯底里的厉声哭喊时,父亲瞬间像崩溃了一样冲向手术室,被几个工作人员硬是劝慰着拦了下来。那几个时辰,父亲度日如年,抽完了一整包香烟。那夜,看到蜷缩在躺椅上熟睡的父亲,泪水悄无声息地从我的脸颊滚落。

如此艰难的“割肉正骨”手术依然没能让我站起来,我的双慈至亲也在20多年前魂归故土。困有轮椅的我,在体味了太多世事沧桑和人生不易后,我把心语倾诉笔端,我在文字的世界里不断地疗愈救赎,当我的文字像鲜花般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绽放时,几年前,我又荣幸地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

又是一年中秋时,溶溶月色中,我再次心潮涌动,眼泛泪花。

无月亦温情

■ 王国梁

果园里有几棵苹果树和梨树,父亲把最大的果子摘回家,准备中秋赏月的时候当供品。田里的花生也熟了,母亲用花生做了好几种美味,煮花生、炸花生。母亲手巧,一种食材,能做出好几种口味。

上世纪80年代,父亲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型纸厂,生产草纸。由于父亲有文化,经营有方,厂子办得有声有色,我家也成了人人羡慕的“万元户”。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夏天父亲把纸发往东北,赶上连降暴雨,一火车皮的纸全都被雨淋了。这次损失惨重,不仅把本钱赔了个精光,还借了很多外债。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老王这次可惨了,恐怕再难翻身了。”“老王就是能折腾,这下折腾出事了。”

父亲消沉了一段时间,慢慢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开始打起精神重新经营纸厂。尽管厂子经营举步维艰,父亲却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很快临近中秋节了,往年过节母亲都会准备很多美食,欢欢喜喜过中秋。可是,那年我们都

在想尽办法节省开支。母亲说:“厂子里需要钱,咱能省一分是一分。”就这样,中秋节母亲连一块月饼都没买。

眼看中秋节到了,姐妹们不知道母亲要怎样过这个节。那天,我看到母亲在自己打月饼,母亲有打火烧的手艺,她用打火烧的方法,尝试着打月饼。家里没有月饼馅,母亲就把芝麻酱和五香粉裹在里面。她让我帮着烧火,自己和面,揉面,打月饼。我们忙了一下午,热腾腾的月饼出锅了!其实,哪里是什么月饼,就是有个月饼的形状,看上去焦黄酥软,咬一口,却分明是火烧的味道。不过,母亲做的“月饼”味道还真不错,外焦里嫩,香酥可口。就这样,月饼有了。

果园里有几棵苹果树和梨树,父亲把最大的果子摘回家,准备中秋赏月的时候当供品。田里

的花生也熟了,母亲用花生做了好几种美味,煮花生、炸花生。母亲手巧,一种食材,能做出好几种口味。

中秋节晚上,我们一家人照例把方桌搬到院子里,按照习俗给月亮“上供”。可是,抬头一望,却发现天空中根本没有月亮。黑色的天幕低垂着,阴沉沉的,母亲叹口气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样的坏天气,连正月十五都跟着倒霉。”幼小的我们听不懂母亲的意思,父亲却听出了母亲的一语双关,她是在借指我家因为纸厂的损失,会很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

父亲大声对大家说:“天上虽然没有月亮,但我们心里要有一轮明月,心里的明月能把世界照得亮堂堂的。”说着,父亲招呼我们吃月饼,他咬了一大口母亲做的月饼,说:“你妈的手艺真不错